

西園寺公望傳

鄭學稼著

生活書店發行

940230

复旦大学图书馆

1564.2

西園寺公望傳

鄭學稼著

507321/01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FUDAN JP20000025812B 复旦图书馆

自序

西園寺公爵，係日本今日諸元老中最有勢力的。他歷仕孝明天皇，明治天皇，大正天皇，及現今之昭和天皇四朝。如果把他一生之經濟的以及政治的背景，與夫他個人的活動，詳詳細細地寫出來，那簡直要成一部日本百年史了。

爲着種種的緣故，要把本書限於五萬字範圍之內，所以，對於公爵傳記的寫作，在技術上頗感困難。幸好，自己目前正在研究日本的問題，能夠很充裕地來分配各種材料。計劃把明治維新前後間政治上的活動，歸到西鄉隆盛傳裏，把經濟的發展和與牠相適應之政權的更易，納入日本財閥論中，剩下來的，提綱挈領地，在本書內論述着。

西園寺公爵在他的政治活動中，最精彩的一段，是與桂太郎對立。代替了伊

藤博文和山縣有朋兩人間的矛盾。同時，在他的內閣階段中，日本之社會主義的運動和鐵道的國有等等政策，對於今日尚有莫大的影響。我們由之，在他的傳記中，把這些事實作為論述上的主幹。

●歷史愈近現代，愈難論述，尤其是山縣有朋逝世前後至目前的階段中。日本政治史和我國的關係過於密切，使執筆者不得不用『走馬看花』的方法，在閱者面前混過。公爵晚年的生活，雖然是和日本帝國國運的發展，有不能分離的關係，在本書中却只能把各種重要性暗暗地在讀者面前揭出來，而無法深入，作更進一步的探討。

由於本書是專從事實方面，來記述西園寺公爵的生平，所以不特無文學的體裁，且缺乏評判的態度。他尚健在着，他會為他的歷史去點綴，還未到論定的時候。著者的希望，只有一點，就是如果能夠給與他的讀者了解本書主人公對於現代日本政治變遷的重要性，那比什麼都滿足的。

公爵一生中私人的生活，或許在日本人眼中成為趣味的描述；而在中國人的眼裏，則列於次要。所以，本書對於這一點，應佔的篇幅最少。

最後，本書係著者對於現代日本的介紹的第一個成果；在牠於旬日中完成時，他應感謝使他能夠得到研究這個問題機會的劉雅扶先生。

學稼一九三五，七，九，序於上海。

一	門第及學生	一
二	少年時代	四
三	明治維新	八
四	法國留學	一四
五	東洋自由新聞與外交官	二〇
六	文部大臣與外務大臣	二六
七	桂太郎	三二
八	政友會總裁與內閣總理	四〇
九	住友財閥與三井財閥	四五

一〇 鐵道國有的政策·····	四八
一一 日本社會主義的運動·····	五七
一二 第一次內閣的潰亡·····	六三
一三 桂內閣與幸德事件·····	七〇
一四 第二次組閣·····	七四
一五 第三次桂內閣·····	八六
一六 至山縣有朋逝世·····	九六
一七 老公與政治·····	一〇四
一八 私人的生活·····	一一九
附年表·····	一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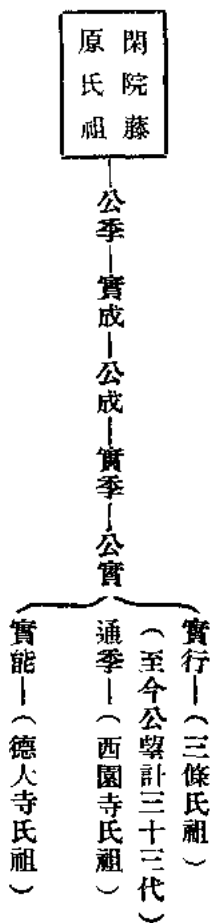
一 門第及誕生

明治維新前，日本公卿中，身分最爲高貴的，有自藤原基經以來，累任「關白」大官的五家——近衛，鷹司，九條，二條及一條——稱爲「五攝家」。次於「五攝家」的，有源於源氏的久我和廣幡，有源於藤原氏的三條（轉法輪），西園寺，德大寺，花山院，大炊御門，今出川（菊亭）及醍醐，這九家合稱爲「九清華」。本書主人公的門弟，係「九清華」之一。

在「九清華」中三條，西園寺和德大寺，同出一門，他們的祖先卽爲藤原實賴關白之弟師輔。

師輔佐兄施政至天曆元年拜右大臣，爵正二位，受寵於村上天皇。有子十一，最小的公季，生遭父喪，賴有寵於村上天皇之姊，爲其育於宮中，服食擬皇子。及村上天皇駕崩，公季卽敍五位，此後一帆順風，至後一條天皇之治安元年，進從一位，拜爲太政大臣，許坐牛車，享壽七十有二。

今日稱公季爲閑院家之祖（與閑院宮家不同），傳五世至公實，遂分爲三家，如下：



通季第四代孫公經，事後鳥羽天皇，爲左近衛大將，至後堀河天皇時，經內大臣進太政大臣，他的子孫，改姓西園寺。

西園寺家自通季起傳三十二代至師季無子，遂以德大寺家公純的次男過繼，他就是現今的西園寺公爵。

德大寺家自實能起傳二十五代至實堅時無子，以鷹司家的鷹司輔照子公純嗣爲『當主』——即家主。

鷹司家的輔平，本係東山院閑院宮一世直仁親王之子，自承繼到鷹司家後，傳四代至輔熙生公純，出嗣於上述之德大寺家。

公純的長男實則，即今德大寺公弘公爵的父親；次男公望出繼於西園寺家，即本書的主人公；六男隆磨嗣於日本四大財閥之一住友家。由之，西園寺公爵對於鷹司家，德大寺家和住友家都有血統上的關係。

西園寺公望於嘉永（孝明天皇的年號）二年（一八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生於德大寺家，但不久出嗣西園寺師季。至嘉永四年（一八五一年）七月師季逝世，氏進爲西園寺家的當主。

二 少年時代

當師季逝世之年十月叙從五位。嘉永六年（一八五三年）特任爲孝明天皇的侍從。

這時候負教養責任的，即氏的嗣母——師季妻，內大臣德大寺實堅的次女——和西園寺家的諸大夫。安政元年（一八五四年），進從四位，時年僅六歲。

安政四年，嗣母棄養。十月七日陞任右近衛少將，進親孝明天皇。翌年，水戶藩主齊昭以琵琶贈氏。

爲什麼以一藩之主，贈給貴族的禮物，是那種的樂器呢？這是有原因的。當

日幕府握實權，京都的朝廷等於虛設。幕府的領地達八百萬石，天皇所有不及二十萬石。不用說，皇宮的建築，不及江戶的幕府，就是天皇的起居飲食，亦差於將軍。朝廷的生活如此，在朝廷中服務的官吏，他們的貧窮，更在意料之中。就西園寺家而言，年祿名六百石，實不過四百石而已。這四百石的祿米，須養活了「諸太夫」（稱五位，卿的最低級，士的最上級）五人，六位的「侍」四人，「近習」四人，「下部雜掌」十六人。由之，可見門面雖大，內容仍是空虛。爲着這個原因，當日的貴族，另習專業。這個專業是特許的，頗有收入，牠可補助家計。西園寺家的專業，就是琵琶。當他少年時代。除書本上的攻讀外，尙須習奏琵琶。也爲着這個原由，水戶藩主，方以製之琵琶樂器贈送。

少年時代受教育的機關，是孝明天皇繼承仁孝天皇所設的學習所（後改稱學習院）。該所設立的宗旨，係教導十五歲以上四十歲以下之公卿的子弟。牠的目的，不在於明瞭當時之世界大勢，乃在於陶冶受教者的品性，和養成高尚的志

操執教鞭的人，如伊藤德藏等，係當日爲名的漢學者。

除學習所教育之外，在家裏又有「太夫」等教以習字等等必需的知識。在如此美滿環境的他，到文久元年（一八六一年）任右近衛中將，補從三位，並被選爲孝明天皇的近侍。

近侍這個官爵是當日公卿子弟中最榮耀的職務。他被選之年不過一十三歲而已。由於孝明天皇是英邁剛毅的英主，和當時國家的多難，這位少年的貴族，無形中學習了後日所需的政治知識，這一點他在晚年的回憶裏，也明白地自述過。

所謂『國家的多難』就是指自伯理（Perry）提督於嘉永六年（一八五三年）率艦隊逕叩江戶後，引起日本國內的紛擾。素來以閉關自守爲主旨的幕府，對於伯理提督的武力，既不能拒，又不能妥爲應付，只臨事敷衍。而且自將軍家慶在同年薨去後，於老中執政下，幕府對於「外夷」的對策，顯然地分爲兩派。結束阿部正弘的『開國論』，戰勝了水戶齊昭的『攘夷論』，於安政元年（一八五四年）

便訂立了神奈川條約，引起國內志士的不平。接連地發生了暗殺的事件，攘夷的空氣，和討幕的聲浪瀾漫於薩長土肥各藩。雖然幕府的大吏，利用和宮的下嫁，期消滅幕府對於朝廷間的矛盾，事實上反而而增加尊皇討幕者的憤怒。

幕府對於倒幕者的懲戒，就是舉兵征討倒幕的主動者長藩，然而薩長聯盟的武力，使德川氏之軍，不能越大阪一步。至慶應二年（一八六六年）將軍家茂死於軍中，一橋慶喜入繼，幕府確成為強弩之末，瓦崩之兆層見。

在這個當兒，公卿中參加倒幕的有岩倉具視等等；同時亦有不少是所謂『佐幕』的人物。西園寺公望，處於上述局勢（註）之下，既不能無動於心，自然要捲入漩渦之中。

（註）關於伯理提督叩江戶之門後，幕府對於朝廷的關係，爲着西園寺氏尚在少年期中，故特簡述，期省篇幅。詳見拙作日本財權爭奪史及西園寺傳。

當『尊皇攘夷』的浪潮達於頂點之時，英主孝明天皇，却駕崩於慶應二年（一

八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次年正月九日，明治天皇以幼齡踐祚。西園寺氏的政治生涯，亦由而開始。

三 明治維新

孝明天皇駕崩後，朝廷和幕府的對立，更加尖銳化。而操縱朝廷政權的，就是以『尊皇倒幕』為職志之岩倉具視和各藩的下士階級，如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

慶應三年（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九日，岩倉具視，當各重臣退朝後，召薩，土，藝，尾及越五藩的兵士，守護宮門，嚴禁外人出入，同中山大納言，正親町

大納言，中御門中納言入觀明治天皇，立即召集各大臣開『小御所會議』。決定『王政復古』，並改革舊制，設立總裁，議定及參與三職。

慶喜自偵知『王政復古』的消息後，即憤離二條城（十二月十一日）率會津侯松平容保，桑名侯松平定教，及老中板倉勝靜，於十二月十二日入大阪城，整軍備決與岩倉具視派一戰。二十日，西園寺公望以十九歲的幼童，被任爲『參與』與岩倉具視，萬里小路，大原宰相，長谷三位，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由利公正，酒井忠溫，後藤象二郎等共同參與朝政。

西園寺公望在維新過程中，雖然不是積極的主動者，却見知於維新的領袖岩倉具視。當王政復古決定之夜，在（小御所會議）時，各藩藩士如西鄉隆盛等，仍如舊制，立於階下，不許昇殿，氏認爲『奇怪至極』，聲聞於岩倉，頗爲驚異。及慶應『即明治元年』四年（一八六八年）正月二日，慶喜命其臣瀧川具知，攜表章至京都，奏請君側，並率會津桑名兩藩兵，合姫路高松等『譜第』諸侯所

屬，兵力達萬餘經鳥羽，伏見入洛（即京都）。時備防於兩地的倒幕軍可靠的不過薩長兩藩三千勁卒，至於尾，越及上三藩的態度，尙未明白表示嚮背，形勢確未許樂觀，宮中遂開緊急會議，西鄉隆盛對土佐藩的立場，正在躊躇之中，而西園寺氏却與井上聞多，大村益次郎等抱同一的見解，以爲土佐必黨幕府。廣島藩重臣辻將曹獻策云：『戰爭的勝敗，既未可知，萬一不利，可委爲薩長與幕軍的私鬥，使朝廷得避德川之鋒。』西園寺氏聞之拂然作色答云：『今也朝廷與薩長合爲一體，應共利害，如委爲私鬥，則天下事去矣。』岩倉在側，不禁脫口云：『此小孩大有見識』，心更奇之。

同月三日，發生鳥羽和伏見的戰事。四日，朝廷命議定嘉彰親王爲征討軍總督，賜錦旗節刀，同時又拜西園寺氏爲山陰道鎮撫總督。

這個任務，從今日維新史看來，似毫不重要，其實不然。因爲當戰端開時，薩長聯軍不過三千，幕軍達於萬餘，岩倉具視與西鄉隆盛二人，備萬一起見，將